

卷十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改營之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十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不然楮鏹祀其先人酒炙而已楊文公談苑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九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
各臣事迹

大官高壽者

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九三人曰退傅張公士遜樞相張公昇少保趙公縻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詩寄退傅曰青雲岐路游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蓋謂是也 仁宗篤師傅恩遇公特厚致政後每大朝會常令綴兩府班公時已八十餘而拜跪輕利 仁宗悅乃飛白千歲二字賜之公遽進歌以謝優詔褒荅此雖漢顯宗之遇栢榮不過是也

出青箱雜記

將相世家

李密學濬與李昌武宗諱同宗同歲月後一日而生二人者平生休戚慘舒一與之同及昌武死濬亦後一日卒昌武即司空賜第三子在玉堂

真宗召公同丁晉公待宴玉宸殿上曰朕嘗思國朝將相之家世緒不墜相惟李昉將惟曹彬爾聞卿家尤更雍睦有法朕繼二聖基業亦如卿家保守門閥出東軒筆錄

大臣奢儉不同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然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厠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

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反雖吳不幸亦可以為戒也廬陵歸田錄

貴門子弟

初翰林學士彭乘不訓子弟文學參軍范宗翰上啓責之曰王氏之琪珪玳瑁器盡璠璣韓氏之綜絳縵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謂王氏皆以玉為名韓氏皆以系為名故云璠璣經緯今之天下衣冠子弟取高科者唯王韓一族為盛故世之人多舉之以訓子弟焉名臣傳

陳恭公

陳恭公再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族子往往

獻老人星圖以爲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
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
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矣

二

陳恭公事 仁宗兩爲相悉心盡瘁百度振舉然性
嚴重語言簡直與人少周旋接賓客以至親戚骨肉
未嘗從容談笑尤靳恩澤士大夫多怨之唯
仁宗嘗曰不昧我者惟陳執中耳及其終也韓維張
洞謚之曰榮靈 仁宗特賜曰謚恭薨後月餘夫人
謝氏繼卒一子纔七歲官葬日門下之人唯解賓王
至墓所世入嗟悼之梅堯臣作挽詞兩首具載其事
曰位至三公有恩加錫謚無再調金鉉鼎屢刻玉麟

符已嘆鸞同死還悲鳳少雛擁塗看鹵薄誰爲畢三
虞公在中書日朝廷百事崇王官多不喜天子以爲
忠富貴人間有恩榮沒更隆若非笳鼓咽寂寞奈秋
風並見東軒筆錄

文潞公

至和初陳恭公而並用文富二公 彥博冒弼 正衙宣
麻之際上遣小黃門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而二
公又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且奏
上大悅余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
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
上曰古之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
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求惟商周之所
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

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廬陵居士集

二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湜鄆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厠上讀書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寮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誦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詞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

同在史院每登厠必挾書以徃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厠上也蓋唯此尤可以屬思爾已上見廬陵居士集

張文定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猪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圓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爲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試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窺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燃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折半餅以筋

卷之抽去其筋內捻頭一莖而食此亦異於常人也
見廬陵歸田錄

李文定

李文定公爲參知政事時 仁皇爲皇太子文定兼
賓客一日召對滋福殿欲相之固辭俄而太子出謝
曰蒙恩以賓客爲宰相 真宗頷謂曰尚可辭耶乃
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
與丁謂爭事罷天下之人皆以亮直許之 東齋記

二

李文定公迪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是時

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
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爲備 上大怒以爲瑋虛張
虜勢恐悞朝廷以求益兵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

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
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
深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略無能出瑋之右者他
日必能爲國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爲

階下惜之 上意稍解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
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 陛下意但不
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數爲小冊常置鞞
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 上曰趣取之迪取於鞞
囊以進 上指曰以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即
傳詔於樞密院發之旣而虜果大入寇瑋迎擊大破
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 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
之功也及上將立章獻后迪爲翰林學士屢上䟽諫
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周

懷政之誅 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為
參知政事候 上怒稍息從容奏曰 陸下有幾子
乃欲為此計 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正等而東宮不
動搖迪之力也及為相時 真宗已不豫丁謂與迪
同奏事退既下殿謂矯書聖語欲為林特遷官迪不
勝忿與謂爭辨引手板欲擊謂謂走獲免因更相論
奏詔二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留為相迪至
鄆且半歲 真宗晏駕迪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
禁王仲宣押迪如衡州仲宣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
不見迪迪皇恐以刃自刎人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脅
無不至人往見迪者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臭腐
弃捐不與迫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
邪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

離左右仲宣頗憚之迪由是得全至衡州歲餘除祕
書監知舒州章獻太后上僊迪時以尚書左右丞知
河陽 上即位召諸京師加資政殿大學士數日復
為相迪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為呂夷
簡忌之潛短之於 上歲餘罷相出知某州迪謂人
曰迪不自量恃 聖主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呂為
姚崇而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宋鄭公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
天下號為二宋其為知制誥 仁宗驟加獎眷便欲
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
又曰郊音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
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為庠字公序公

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爲小人之戒也

二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授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翫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字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乃肯書名歸田錄

錢文僖

錢文僖若水嘗率衆過河號令軍伍分布行列悉有規節深爲戍將所伏上知之謂左右朕嘗見儒人談兵不過講之於尊俎視席之間於文字則引孫吳述形勢皆閑暇清論可也責之於用則罕見有成効

者今若水亦儒人曉武深可嘉也時北戎猶擾

上密以手札訪之公奏曰制邊滅戎之策無他臣聞唐室三百年而魏博一鎮屯戍甚少不及今日之盛大戎未嘗侵境者盡幽薊爲唐北門命帥屯兵以鎮之稍有侵軼則呼吸應敵時言者請城綏州積兵禦党項詔公自魏乘疾傳徑按至則乞罷時論躓之上嘗語左右曰朕觀若水風骨秀邁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材力有餘朕止疑其筭部蹙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後果夭出玉壺清話

鄭毅夫

鄭毅夫入翰林爲學士數月今左揆王相國繼入王堂故事以先入者班列居上鄭公奏曰臣德業學術及天下士論皆在王某之下今班列番居其上實不

遑安欲乞在下 主上面諭之揆相固辭曰豈可循
鄭某謙挹而變祖宗典故耶又數日鄭公乞罷禁林
以避之 主上特傳聖語王某班列鄭某之上不得
為求例後揆相為鄭父紆誌其墓語筆優重至挽辭
有欲知陰德事看取玉堂人之句佳其謙也

唐質肅

唐質肅公介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
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
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並湘山野錄

張文節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母儀天
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不
許市妙年者因勅國封密市二少婢或丞相問但言

吾意國封遂賈二女奴首飾服用不啻三十餘萬一
日文節歸第二婢拜於庭文節詢其所自國封具以
告從容指旁侍二姬謂夫人曰此二姬乃夫人昔之
媵也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于此耳若二姝齒
未喻笄將嫁少年子向去之事固不可知若令守一
老翁甚無謂也雖然 太后聖慈垂愍然某之志豈
可渝也他日入見宜以此懇敷奏遽召宅老呼二婢
之父兄對之折券并衣著首飾與之俾為嫁資謂曰
若更雇于人必當送府勘罪灑水燕談

二

桑贊以旄節鎮彭城張文節在幕下桑月給幕職厨
料人十五千以下文節家貧食甚衆命倍給之文節
亦止取其半或不得已過有所用即具所用之因聞

于桑歸其餘于芻蕘贊雖武人嘗謂文節曰公異日必大用恨吾老不得見也祥符中文節為京東轉運使奏稱昔在桑贊幕下知臣良厚今贊死葬濟州子弟悉官于外臣乞每遇寒食暫至贊墓拜掃詔可之自是歲一往祭奉之禮如在泊在相府凡桑氏子孫來見者待之有如骨肉廬陵歸田錄

楊文公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特跼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頌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

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出廬陵歸田錄

劉溫叟

秘書監劉溫叟父岳退居河陰溫叟方七歲嘗謂客曰吾老矣他無所覬但得世難消息與此兒偕為溫洛之叟耕釣煙月為太平之漁樵平生足矣後記父話因名焉岳後唐為學士溫叟晉少帝時又為學士當世榮之受命之日抱勅立堂下其母未與之見隔簾聞魚鑰聲俄而開篋二青衣舉一箱至庭則紫袍兼衣也母始卷簾見之曰此則汝父在禁林內庫所賜者溫叟號泣捧受開影寢列祀以文告其先方拜母慶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大朝會有樂亦以事辭之客有犯其諱則慟哭急起與客遂絕太宗聞之嘉歎益久溫叟時為中丞家貧太宗致五百緡以

皇朝卷十
贈之拜賦訖以一橫貯於御史府西楹令來使緘鑄而去至明年端午以紈扇角黍贈之視其時封宛然所親諷之曰晉邸贈緡恤公之貧盍開宿以濟其乏溫叟曰晉王身為京尹兄為天子吾為御史長拒之則似鮮敬受之則何以敷流品乎後 太宗聞之益加嘆重 見東軒筆錄

張鄧公

退傅張公光化軍生百日始能啼緤線中喪其父母少孤貧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學仙公不欲道士亦弗強曰不然亦位極人臣公以淳化三年孫何下及第久困選調年幾五十始轉著作佐郎知邵武縣還朝以文贄楊公大年比二日至門下連值楊公與同輩打葉子門吏不敢通

公亦弗去揚公忽自窓隙目之知非常人延入款語又觀所為文以為有宰相器未幾薦為御史尋充壽春王友由此際會遂登台輔然公寬厚長者記存故舊嘗與邵武姓魚一僧相善及貴猶不忘為魚奏紫方袍弟子守仙亦沾錫服晚年致政猶時時遺守仙物不絕荅書皆親筆而書語皆稠疊勤虔其敦篤如此 見青箱雜記

二

淳化中張鄧公為射洪令會歲旱禱于白崖山陸史君祠遂兩立廷下若聽命然須兩足乃退蜀人刻石記其事祠中 真皇時為廣東轉運會詔天下置天慶觀公因請即舊觀為之以紓天下土木之勞 湘山野錄

杜祁公

杜祁公衍越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其祖愛之幼時祖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自泛公一手挾竿一手執帽漂流父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父卒公十五六其二兄以為其母匿私財以適人就公案之不得引劔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之重撩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為之婚嫁東軒筆錄

二

杜祁公以宮師致仕於南都時新榜一巍峩者出倅巨藩道由應天大帥王資殿舉正以其少年高科方得意於時盡假以牙兵當轡旌鉞導從呵擁特盛祁公遇於通衢無他路可避乘段歎衣帽暗弊二老卒歛馬側立於旁舉袖障面新貴人頗恚其立馬而避問從者曰誰卒對曰大師相公湘山野錄

三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孫除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如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參政不肯書曰某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

皇朝類苑卷第十
十一
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
時 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雖中書事不以訪公
因言君臣之間能令終始者蓋難也蘇子瞻云 東軒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一
名臣事迹

元大參

大參元厚之公成童時侍錢塘府君於荆南每從學
於龍安僧舍後三十年公以龍圖二卿帥於府昔老
僧猶有存者引旌鉞訪舊齋而門徑窻扉及泉池釣
游之迹歷歷如昨公感之因建一巨堂榜曰碧落手
詩寫於堂詩有九重侍從三明主四紀乾坤一老臣
及過廬都失眼前人之句雖向老而男子雄贍之氣
殊未衰歇未幾果以翰林詔歸為學士俄而又參熙
寧天子大政真所謂乾坤老臣也其堂遂為後進之
大勸 見細山野錄

馮文懿